

书林漫步

## 书山有路勤为觅

汪微

读书欲知门径,须从良师,但良师非人人可遇,应缘法自然,不可强求。有时候,与从未谋面的可心导师神交已久,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,亦不失为一种高明的为学之道。我读中国古籍,所倚重的善本书目是王重民(1903—1975)先生所撰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采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的传统编排方式,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4400余种,计收提要7000余篇,读来受益匪浅。

王重民1934年至1939年游历法、英、德、意、美等国著名图书馆,着重搜集与研究敦煌遗书、太平天国文献、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士的译述以及中国古籍善本,采取抄录、复制、著文介绍、撰写提要等方式编辑善本书目。像这样为浩如烟海的古籍备注序跋,以考刊刻源流、详尽考证著者事迹的细致工作,无疑省去了后来者大量的翻检之劳。王重民研究的学术主体是“版本目录学”,亦称“史学史”,他沉潜目录学、文献学的基本思路其来有自,那就是宋代郑樵《通志》所说的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即考证学术传刻版本的异同,辨明学术发展的源流。古籍版本的“善”与“不善”不可凭主观臆断,须经专业校勘之后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。王重民学贯中西,并吸收西方科学思想,1947年至1949年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,近水楼台,得以博览馆内大量古籍善本,于是继续完善《提要》,其《补编》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所作。

《提要》收录之书,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已有提要的即不再重复撰写提要,若有缺误者适当补充厘正。梳理善本少不了“辨正”的基本功,可以说王重民是地道的古籍辨伪能手,在《提要》中为揭开许多伪书的真面目下过一番苦功,参校诸本,考其异同,竭力求得最接近原书的本来面目。譬如明代李贽是经常被一些文人或书商“托名”的,从《万形实考》《三先生合评北西厢》《枕中十书》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等古籍的提要便可看出,《提要》中对此有理有据,一一指出种种伪托的来龙去脉,令人信服。又如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明弘治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明嘉靖年间司礼监刻本,原有弘治七年庸愚序文与嘉靖元年修额子序文,王重民校勘时发现该善本只以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之本,缺修额子序文一篇,导致嘉靖刻本误作“弘治年刻”,于是立即修正为“嘉靖年刻”。

初学中国传统文化者常常有这样的困惑:应读何书?书以何版本为善?读书如若不得要领,做学问必不能窥其堂奥,即使没有劳而无功,亦不免事倍功半。以我的经验,案头常备王重民的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可常收到柳暗花明的效果。



## 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8)

亚瑟·拉克汉姆 绘

公主醒来后说:  
“王子,是你吗?我  
等你很久了。”

新书快递

### 王氏之死

[美]史景迁 著  
南海出版公司

利用县官回忆录、地方县志与《聊斋志异》,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一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:普通百姓挣扎于战乱、贫困和地方暴力中;无名女性没有法术和金钱做靠山,婚姻可能是毫无欢乐的陷阱,舆论与道德的纠缠随时将她们置于死地。

### 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

苗炜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坦承对弗里达·伍尔夫、普拉斯等女性艺术家她身之痛苦的共情;谈命运的无常,回顾本雅明、艾略特、普鲁斯特的坎坷人生;谈如何努力阅读“难读的”名著;谈那些“不是让你亲近的”伟大作家;谈空间的诗学,描述家带给我们的庇护感……

### 九条路:印度村庄一年

[英]莱克茜·斯塔德伦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英国人类学家斯塔德伦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对印度的塑造,她只身前往印度东部边缘的一座岛屿,在穆斯林林村庄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,最终将叙述的重点集中在9名穆斯林女性身上,追寻她们琐碎又不平凡的日常生活。

### 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?

[日]内山节 著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日本人会被狐狸骗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?过去的人生活在与现代迥异的精神世界里。在不断拷问“为何不再被狐狸骗了”的过程中,必然要涉及往日自然与人类的历史、村落的历史、人与自然的交流史,并深入民众的精神史。

## 蔡其矫与舒婷的酬答诗

◎ 鸠玄

舒婷的《致橡树》两度入选语文课本,可谓家喻户晓。关于此诗的创作缘起,作者在多个场合说过。因为对老诗人蔡其矫的一番“宏论”不以为然,遂写下《橡树》一诗,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。蔡其矫读后,赞赏不已,将其推荐给艾青和北岛。艾青也十分喜欢,亲手抄录一份。北岛则将其刊发在《今天》杂志创刊号上,并征得舒婷同意,将标题改为《致橡树》。邵燕祥见到,又将其转发在《诗刊》

上。由此传播开来,这首诗便成了舒婷的成名作。

舒婷没有提到,读者似乎也没注意,蔡其矫当年还写过一首题为《木棉》的诗,作为酬答。我也是最近翻阅《蔡其矫诗选》才发现的。全诗不长,过录如下:

花树中的英雄/秀丽中具有男子气概/被诗的火焰点燃/在天心舒展花瓣/闪烁着琅琅般光彩/惊人的潮红鲜艳/向人间高举忧伤和愤怒/有如明亮

## “CF女士”与“CF男士”

◎ 曹随

CF女士据英译本重译《纺轮的故事》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,北新书局1924年版。耿庸表示“不知道CF女士何许人”,而陈子善虽然认为是张近芬(《〈呐喊〉版本新考》),却未注明根据为何,可能是笔名录之类的资料书。但在1923年新潮社编印须来纳尔著《梦》译本的扉页上也标注着“CF女士译”,版权页著录为“翻译者张近芬”,可见CF女士确实是张近芬笔名。

这位“张近芬女士”毕业于上海崇德医学专校,曾在华美药房悬壶济世。性喜吟咏,著有《浪花集》行世”。据赵景深回忆,“她与《晨报副刊》的编辑李小峰感情颇好。她的诗集《浪花》就是小峰替她编订的,作为阳光社的文学小丛书之一。诗集中有一封讨论哲理的长信,权当作诗,开头一句便是‘亲爱的小峰哥’”。其实,《浪花》并不只是诗集,而是诗作与译作的合集,刊入阳光社的文艺小丛书,书名并无“文学”字样,1923年由新潮社编印。那封长信即该书附录的《一封寄给伊的信》,开篇却作“亲爱的小孩”,所谓“亲爱的小峰哥”,或是赵景深错记了。

相对而言,赵景深追述的李张情愫较为含蓄,不如蔡漱六所说的“小峰在与我结婚以前有过一位叫张近芬的女朋友”更为直接,“小峰还取名近芬英译的第一个字母,以CF女士为笔名”。鲁迅《某笔两篇》题记“不知CF男士以为何如”一句,便是戏谑“小峰还用CF女士这样明确是女性的笔名”。所以在判定题名为CF女士的著译归属权之时,究竟是张近芬,抑或是李小峰,还得辨分清楚。而具体到《纺轮的故事》,李小峰明确地说过,“是我于课馀翻译了,刊载在《晨报副刊》及《觉悟》等刊物上”,稍后汇集刊印。换言之,那重译者CF女士并非张近芬。

李小峰另有一笔名“林兰女士”,所译安徒生著《旅伴》《旅伴及其他》均署此名,后来成为其妻蔡漱六的“代名”。

书评书话

的光之海洋/杯形的心无法容下/热烈光芒四射/对着白天的云,夜晚的星/我都在你花中看到火/为了未尝到的欢乐/我握着这支哀伤的笔/以说出你的光荣为荣耀

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原是以“木棉”为抒情主体展开述说的,自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。蔡其矫的《木棉》也可称为《致木棉》,编年系于一九七七年。两者之间的唱和呼应,一目了然。